

陰陽臟腑部

八卷
共三

醫學綱目

九





醫學綱目卷之九

陰陽臟腑部

調攝宜禁

用藥宜禁

刺禁

灸禁



大法

醫事不行過論五 醫事不能嚴不能動神外為柔弱亂至失常病不能移則

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

而和之是謂聖度故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陰平陽秘精

神乃治陰陽雜決精氣乃絕全文見五臟生氣通天論

素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

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四氣調神論

丹陽有餘陰不足論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為

氣地之陰氣為血故氣分常有餘血分常不足何以言之

天地為萬物父母天大也為陽而運於地之外地居天之

中為陰天之太氣舉之日實也亦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

陰常不足

缺也屬陰稟日之光以為明者也人身之陰氣其消長視月之盈缺故人之生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以養陰氣始成而後可與陽氣為配方能成人而為人之父母古人必近至三十二而後嫁娶可見陰氣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攝養也禮記註曰惟五十而後養陰者有以加內經曰年四十陰氣自半起居衰矣又曰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供給得三十年之視聽言動已先虧矣夫人之情慾無涯以此難成易虧之陰氣若之何而可以縱恣也經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而陰道虛又曰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虛與盛之所在非吾之過論也蓋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洩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

心心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動則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會亦暗流而疎洩矣所以聖賢只是教人收心養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為火大旺火為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為土大旺土為水之夫土旺則水衰况腎水常籍肺金為母以補助其不足故內經諄諄於資其化源也古人夏月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愛護保養金水二臟正嫌火土之旺爾內經又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瘟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火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為來春發生升動之本若於此時恣嗜慾以自戕賊至春升之際下無根本陽氣輕浮必有溫熱之病夫夏月火土之旺冬月火氣之伏此論一年之虛耳若上弦前下弦後月廓月空亦

爲一月之虛大風大霧虹霓飛電暴寒暴熱日月薄蝕憂
愁忿怒驚恐悲哀醉飽勞倦謀慮勤動又皆爲一日之虛
若病患初退瘡痍正作尤不止於一日之虛而已今人多
有春末夏初患頭疼脚軟食少體熱仲景謂春夏劇秋冬
瘥而脉弦大者正世俗所謂注夏病也若犯此四者之虛
似難免此夫當壯年便有老態御事俯育一切墮壞興言
至此深可驚懼古人謂不見所欲使心不亂夫以溫柔之
感於身聲音之感於耳顏色馨香之感於目鼻誰是鉄漢
心不爲之動也唯善攝生者於此五箇月出居於外苟值
一月之虛亦宜暫遠帷幕各宜珍重保全天和期無省敬
身之教幸甚

味淡養陰

茹淡論○或問內經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又曰地食入以
五味古者人年五十而食肉子今年邁七十矣盡却塩醢

豈中道乎何子之神茂而色澤也曰味有出於天賦者有
成於人爲者天之所賦者若穀菽果菜自然中和之味有
養入補陰之功此內經所謂味也人之所爲者皆烹飪調
和偏厚之味有致病伐命之毒此吾子所疑之味也今塩
醢之卻非真如淡者夫麥與粟之醎粳米山藥之甘葱薤
之辛之類皆味也子以爲淡乎安於中和之味者心之收
交之降也以徧厚之味爲安者欲之縱火之勝也何疑之
有內經又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非天賦之味乎陰之五
宮傷在五味非入爲之味乎聖人防民之具於是爲備凡
人饑則必食彼粳米之甘而淡者土之德也物之爲陰而
最補者也惟可與菜同進經以菜爲充者恐於饑時頓食
或慮過多因致胃損故以菜助其充足取其疏通而易化
此天地生萬物之仁也論語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又曰

疏食菜羹又曰飯疏食飲水傳曰賓主終日百拜而酒三
 行以避酒禍此聖人施教之意也蓋穀與肥鮮同進厚味
 得穀為助其積之也久寧不助陰火而致毒乎故服食家
 在卻穀者則可不卻穀而服食未有不被其毒者內經謂
 久而增氣物化之常氣增而又天之由也彼安於厚味者
 未之思爾或又問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何不言氣補曰味
 陰也氣陽也補精以陰求其本也故補之以味若甘草白
 朮地黃澤瀉天門冬五味子之類皆味之厚者也經曰虛
 者補之正此意也上文謂形不足者溫之以氣夫為勞倦
 所傷則氣虛故不足溫者養也溫存以養之使氣自充氣
 充則形完矣故言溫不言補經曰勞者溫之正此意也彼
 為局方者不知出此凡諸虛損証悉以溫熱佐輔補藥名
 之曰溫補不能求經旨故也

房術經

或曰千金方有房中補益法可用否予應之曰傳曰吉凶
 悔吝皆生於動故人之疾病亦生於動其動之極也病而
 死矣人之有生心為火居上腎為水居下水能升而火能
 降一升一降無有窮已故生意存焉水之體靜火之體動
 動易而靜難聖人於此未嘗忘言也儒者立教曰正心收
 心養心皆所以防此火之動於妄也醫者立教曰恬澹虛
 無補精養神亦所以遏此火之動於妄也蓋相火藏於肝
 腎陰分君火不妄動相火惟有稟命守位而已焉有燔灼
 之虐燄飛走之狂勢也哉易允取象於少女允說也遇少
 男艮為咸咸無心之感也艮止也房中之法有艮止之義
 也若艮而不止徒自戕賊何補益之有竊詳千金之意彼
 壯年貪縱者此水之體非向日之靜也故著房中之法為
 補益之助此可用於質壯心靜遇敵不動之人也苟無聖

賢之心神仙之骨未易為也女法水男法火水能制火一
樂於與一樂於取此自然之理也若以房中為補殺人多
矣况中古以下風俗日媮資稟且薄論夢回痴難矣哉論

候切○房
中補益論

冷醇
飲酒

醇酒冷飲論○醇酒之性太熱有大毒清香美味既適於
口行氣和血亦宜於體由是飲者不自查其過於多也不
思肺屬金惟畏火又畏寒其體脆其位高為氣之主為腎
之母木之夫酒下咽膈肺先受之若是醇酒理宜冷飲過
於肺入於胃然後漸温肺先得温中之寒可以補氣一益
也次得寒中之温可以養胃二益也冷酒行遲傳化以漸
不可恣飲三益也古人終日百拜不過三爵既無酒病亦
無酒禍今予稽之於禮經則曰飲齊視冬時飲齊酒也視
猶此也冬時寒也參之內經則曰熱因寒用厥旨深矣今

則不然不顧受復只圖取快蓋熱飲有三聚有焉膈滯通
快喉舌辛美不待可多不知酒性喜升氣必隨之痰鬱於
上溺溢於下肺受賊邪金體必燥恣飲寒涼其熱內鬱肺
氣得熱必大傷耗其始也病淺或嘔吐或自汗或瘡痍或
鼻酸或自泄或心脾痛尚可發散而去之若其久也為病
深矣為消渴為內疽為肺痿為內痔為鼓脹為失明為哮喘
喘為勞嗽為癩癩又為難名之疾倘非具眼未易處治可
不謹乎人言一盞冷酒須兩盞血乃得行酒之不可冷飲
也明矣此齊東之語也今參之於經證之以理發之為規
戒子尚以為迂耶 賤體在病年餘而今秋又得痢者一
月自揆不久終獲苟安蓋久病之後氣血銷損脂膏消散
當此之時初感之証已退減惟諸虛百損在耳大凡藥雖
參芪亦是毒物內經於藥字之下加毒字又加攻字天地

間養人性命者惟穀耳備土之德得氣中和故其味淡甘而性和平大補而滲泄乃可久食而無厭是大有功於人者在藥則不然矣不肖得安全者自去秋得病餌藥至冬節且便不吃藥惟一味白粥不吃下飯雖鹽醬與醃醢涓滴皆不入口比等淡味初亦甚難自想此証必無他慮但思已過放放心自訟自責安心待死既自待死尚可吃粥猶有可生之理由是自解以死不愈於淡乎如此乃可打捱得過此時非淡不可以和此氣血氣血不和不足以復此生意不以死在前操此心以摧抑其怒與妄想血氣雖欲復生不可得也詳玩來書此時無病可言矣曰煩躁曰喘急曰氣響曰腹痛曰咳嗽曰大腑瀉曰小腑澀皆吾兄之所自求者平時爲學不肯先求已過而克治之但欲妄得以遂其受用之私心至於染病之後又不能歸罪於已

思所以安其親之心而盡其子職之當然者方且操欲速之念以極其怨尤之痴所以怒火熾矣而况稟受急躁火中加火加之口味不節又起陰經之火至於奄延歲月陰且受火克所存者鮮矣惟有借穀氣以扶持所以未死其所以煩躁者氣隨火升也喘急者氣因火鬱而爲痰在肺胃也氣響與痛或咳嗽者由食成積而愈盛也大腑澀者肺因火燥不行收令其大腸之門戶不得斂也小腑澀者血因火燥下焦無血氣不得降而滲洩之令不行也據高懷欲速之心便欲倚重於藥而掃除之殊不知此法不可行矣而此病有必安之理昔者孟子教滕君於齊人築薛以爲滕之深計令其強爲善而已矣者心也蓋他無良策有以禦齊之侵奪彼齊君者只亦欺我無君人之德爾以常人聽孟子之言非迂濶乎孟子之學出于孔子者也豈

欺勝君哉兄之症有似乎此今之議藥為尤難欲攻則無
病邪之實欲補又無酌在之虛惟有滅欲心斷絕口味使
內靜外安陰氣自然以漸而復其自去冬至節直到今月
不曾用刀圭之藥今已十月安好矣久病之後若欲以藥
力摧趨速效此是擾苗助長者也無可求之理內經諄諄
言之而後人特未之思爾復載仲積書

大病宜
守禁忌

東垣大病不守禁忌論○病而服藥須守禁忌孫真人千
金方言之詳矣但不詳言所以守禁忌之由敢陳其約以
為規戒夫胃氣者清純沖和之氣人之所賴以為生者也
若謀慮神勞動作形苦嗜慾無節思想不遂飲食失宜藥
餌違法皆能致傷既傷之後須用調補若恬不知恠而乃
恣意犯禁舊染之証尚未消退方生之証與日俱積吾見
醫藥將日不暇給而傷敗之胃氣無復完全之望去死迫

陰虛
肉

矣力書云二人同患病一人愈後自恃能食縱口大嚼而
死一人惡食能禁口淡味得生其詳具見後泄下門
世俗以肉為補性之物肉無補性惟補陽而今之虛損者
不在於陽而在於陰以肉補陰猶緣木而求魚何者肉性
熱入胃便熱發熱便生痰痰多氣便不降而諸証作矣
久病後可用作養胃氣蓋胃氣非陰氣不足以自全所以
淡味為自養之良方尤當今之急者也食淡又須安心使
肉火不起可也

養老法

東垣養老論○人生至六十七十以後精血俱耗平居無
事已有熱症何者頭昏目眩肌痒溺數鼻滯牙落髮多寐
少足弱耳聾健忘眩暈腸燥面垢髮脫眼花坐久兀睡未
風先寒食則易飢笑則有淚但是老境無不有此或曰局
方烏附丹劑多與老人為宜豈非以老年氣弱下虛理宜
溫補乎吾子皆以為熱烏附丹不可施之老人何耶予曉

醫學綱目卷六
之曰奚止烏附丹劑不可妄用至於好酒膩肉濕麵油汁
燒灸煨炒之類辛辣甜澆皆在所忌者或又曰甘旨養老
經訓具在為子與婦甘旨不及孝道便屬而吾子之言若
是其將有說以通之乎願聞其略予愀然應之曰正所謂
道並行而不相悖者請詳言之古者井田之法行鄉閭之
教具人知禮讓比屋可封肉食不及幼壯五十方纔食肉
當時之人血氣冲和筋骨堅凝腸胃清厚甘旨養老何由
致病今則不然幼小食肉強壯恣饜比及五十疾已踳起
氣耗血竭筋柔骨痿腸胃壅闕涎沫充溢而况人身之陰
難成易虧六七十後陰不足以配陽孤陽幾欲飛越因天
生胃氣尚爾留連又籍冰穀之陰羈縻而不走耳所陳前
證皆是血少內經曰腎惡燥烏附丹劑非燥而何夫血少
之人若防風半夏蒼朮但是燥劑且不敢多况烏附丹劑

乎或者又曰一部局方悉是溫熱養陽吾子之言無乃繆
妄乎予曰局方用燥劑為劫濕病也濕得燥則豁然而收
局方用煖劑為劫虛病也補脾不補腎脾得煖則易化而
食進下雖暫虛亦可少回內經治法亦詐用劫正是此意
蓋為質厚而病淺者說此亦儒者用權之意若以為經常
之法豈不大悞彼老年之人質雖厚此時亦近乎薄病雖
淺其本亦易以撓而可用劫藥以取速效乎若夫形肥者
血多形瘦者血實間或有可用劫藥者設或失手何以收
救吾寧稍遲計出萬全豈不美乎烏附丹劑其不可輕餌
也明矣至於飲食尤當謹節夫老人肉虛脾弱陰虧性急
肉虛胃熱則易飢而思食脾弱難化則食已而再飽陰虧
難降則氣鬱而成痰至於視聽言動皆成廢懶百不如意
怒火易熾雖有孝子順孫亦是動輒扼腕况未必孝順乎

所以物性之熱者炭火制作者氣之香辣者味之甘膩者皆不可食也明矣雖然腸胃堅厚福氣深壯者世俗觀之何妨奉養縱口固快一時積久必為災害此是觀之多不知少少不如絕爽口作疾厚味腊毒古人格言猶在人耳可不慎歟或曰如子之言殆將絕而不與於汝安乎予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况施於所尊者哉惟飲與食將以養生不以致疾若以所養轉為所害恐非君子之所謂孝與敬也然則如之何則可曰好生惡死好安惡病人之常情為子與孫必先開之以義理曉之以物性旁譬曲諭陳說利害意誠辭確一切以敬順行之又須以身先之必將有所感悟而自無扞格之逆矣若子所謂絕而不與施於有病之時尤是孝道若無病之時量酌可否以時而進某物不食以某物代之何傷於孝敬乎若失平居

閑話素無開導誘掖之言及至飢腸已鳴饑涎已動飲食在前馨香撲鼻其可禁乎經曰以飲食忠養之忠之一字恐與此意合請勿輕易看過予事老母固有愧於古者然母年踰七旬素多痰飲至此不作節養有道自謂有術只因太便燥結時以新牛乳猪脂和糜粥中進之雖得暫時滑利終是膩物積多次年夏時鬱為粘痰發為脇瘡連月苦楚為人子者置身無地因此苦思而得節養之說時以小菜和肉煮進之且不敢多又間與參朮補胃生血之藥加減遂得大腑不燥面色瑩紫雖瘦弱終是無病老境得健職此之由也因成一方用參朮為君牛膝芍藥為臣陳皮茯苓為佐春加川芎夏加五味黃芩麥冬冬加當歸身倍生姜一日或一貼或二貼候其小水絕竟短少便進此藥小水之長如舊即是卻病捷法直到八十有七且無

調理脾胃法

病而死顏貌如生後到東陽因聞老何安人性聰敏七十以後稍覺不快便却粥數日單服入參湯數貼而止後九十餘無疾而卒以其偶同故筆之以求是正

東垣安養心神調治脾胃論○靈蘭秘典論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凡喜怒哀悲憂思恐懼皆損元氣夫陰火之熾盛由心生凝滯七情不安故也心者神之舍心君不守化而為火夫火者七神之賊也故曰陰火太盛經營之氣不能願養於神乃脉病也神無所養津液不行不能生血脉也人心之神真氣之別名也得血則生血生則脉旺脉者神之舍若心生凝滯七神離形而脉中惟有火矣善治斯病者惟在調和脾胃使心無凝滯或生權欣或逢喜事或天氣暄和居溫和處或食滋味或見可欲事則慧然如無病矣蓋胃中元氣得舒伸故也

脾胃將理法○或方怒不可食不可大飽大飢飲食欲相接而溫和宜穀食多而肉食少不宜食肉汁忌寒濕物令肌肉不生陽氣潛伏四肢怠惰之症疼痛沉重時當濕雨則洩利大便後有白膿血痢或腸澀下血痛此乃諸陽氣不行陽道之故也勞則陽氣衰宜乘車馬遊玩遇風寒則止行住坐臥各得其宜不可至疲倦日晴暖可以溫湯澡浴勿以熱湯令汗大出勿困中飲食雖飢渴當先臥至不困乃食食後少動作忌博奕勞心遇夜汗出宜避賊風夜半收心靜坐少時此生發周身血氣之太要也夜寢語言大損元氣須默默少時候周身陽氣行方可言語忌浴當風汗當風須以手摩汗孔合方許見風必無中風中寒之疾遇卒風暴寒衣服不能禦者則宜掙努周身之氣以當之氣弱不能禦而受之者死遠

行卒遇疫癘之氣飲酒者不病腹中有食者病空腹者死
白粥粳米菽豆小豆鹽豉皆滲利小便且小便數不可
更利况太瀉陽氣反行陰道切禁濕麵如食之覺快勿禁
藥中不可服澤瀉茯苓猪苓燈心琥珀通草木通滑石
之類皆瀉陽道行陰道也如渴小便不利或閉塞不通則
服得利勿再服忌大鹹助火邪而瀉腎水真陰及大辛
味蒜韭五辣醋大料物官桂乾姜之類皆傷元氣如衣
薄而氣短則添衣於無風處居處如氣尚短則用沸湯一
碗薰其口鼻即不短也如衣厚而氣短則宜減衣摩汗
孔令合于漫風處居止如久居高屋或天寒陰濕所逼
令氣短者亦如前法重之如居周密小室或太熱而處
寒涼氣短者則出就風日凡氣短皆宜食滋味湯飲令胃
調和或太熱能食而渴喜寒飲當從權以飲之然不可

避風宜

眺嗜如冬喜執飲亦依時暫飲夜不安寢衾厚熱
也當急去之仍拭汗孔或薄而寒即加之睡自穩也飢
而睡不安則宜少食飽而睡不安則宜少行坐遇天
氣變更風寒陰晦宜預避之太抵宜溫暖避風寒省言語
少勞役為上若服升浮之藥先一日將理次日腹空方
服服畢更宜將理十日先三日尤甚不然則反害也
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心外在於脉
其氣主為執全文見於病經諸所謂風者發屋折木揚
來者為實風主起石開發騰理者也其從太乙所居之方
傷者故至為實風太乙所居之方邪能來者為虛風主殺害
來者以其衝太乙者故也餘方虛風實風同義
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脾外在於肌其
氣主為弱立秋為實風
立春為虛風
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脾外在於皮膚

其氣主為燥春秋分為實風

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小腸外在於

手太陽脉脉絕則溢脉閉則結不通善暴死立夏為實風

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腎外在於骨

與肩背之脊筋其氣主為寒冬至為實風

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太陽外在於

兩脇腋骨下及肢節立春為實風

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肝外在於筋

紐其氣主為身濕春分為實風

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胃外藏於肌

肉其氣主體重夏至為實風

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故聖人避風如

矢石焉

病禁

病在肝禁當風

病在心禁溫食熱衣

病在脾禁溫食

飽食濕地濡衣

病在肺禁寒飲食與衣

病在腎禁犯

焯煖熱溫食炙衣

全文見診病愈劇宜明五氣篇云心惡熱肺惡寒脾惡濕腎惡燥今皆就其所惡而禁之也焯音對反煖鳥來反煩熱也

靈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五

素五味所禁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

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

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勿令多食宜明五氣論

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

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黃宜

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鷄肉桃

葱皆辛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有毒藥攻邪五穀為養

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堅或英四時五臟病隨五味所宜也藏氣法時論○五藥以攻病邪五味之中和者則為穀菓菜以助益其精氣也

仲五臟病各有得者愈五臟病各有所惡各隨其所不喜者為病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食之必發熱也

用藥宜禁

冊病雖實胃氣傷者勿使攻擊論○凡言治者多借醫為喻仁哉斯言也真氣民也病邪盜賊也藥石兵也或有盜起勢須剪除而後已良將良相必先審度兵食之虛實與時勢之可否然後動動涉輕妄則吾民先困於盜次困於兵民困則國弱矣行險僥倖小人所為萬象森羅果報昭顯其可不究心乎治呂氏寒戰用葶藶愈一法治葉先生滯下用參朮而後下之愈○一法治治婦

藥宗

人積用消石丸大峻後用補劑服愈詳各見本門大凡攻擊之藥有病則受之病邪輕藥力重則胃氣受傷夫胃氣者清純沖和之氣也惟與穀肉菜果相宜蓋藥石皆是偏勝之氣雖參芪輩為性亦偏况攻擊之藥乎 忌春夏不宜桂枝秋冬不宜麻黃 藥忌已汗者不可再發已利者不可再利 病忌虛人不宜用涼實人不宜用熱

時禁

東垣凡治病服藥必知時禁經禁病禁藥禁夫時禁者必本四時升降之理汗下吐利之宜大法春宜吐象萬物之發生耕耨碎斫使陽氣之鬱者易達也夏宜汗象萬物之浮而有餘也秋宜下象萬物之收成推陳致新而使陽氣易收也冬宜周密象萬物之閉藏使陽氣不動也夫四時陰陽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逆其根伐其本壞其真矣用溫遠溫用熱遠熱用涼遠涼用寒遠寒無翼其勝也

經禁

故冬不用白虎夏不用青龍春夏不用桂枝秋冬不服麻
 黃不失氣宜如春夏而下秋冬而汗是失天信伐天和也
 有病則從權過則更之 經禁者足太陽膀胱諸陽之首
 行於背表之表風寒所傷則宜汗傳入本則宜利小便若
 下大早則變証百出此一禁也足陽明胃經行身之前病
 主腹滿脹大便難宜下之蓋陽明化燥火津液不能停禁
 若發汗利小便為重損津液此二禁也足少陽膽經行身
 之側在太陽陽明之間病則往來寒熱口苦胸脇痛祇宜
 和解且膽者無出無入又主發生之氣下則犯太陽汗則
 犯陽明利小便則使發生之氣反陷入陰中此三禁也三
 陰非胃實不當下為三陰無傳本須胃實得下也分經用
 藥有所據焉 病禁者如陽氣不足陰氣有餘之病則凡
 飲食及藥忌助陰瀉陽諸淡食及淡味藥物瀉陽升發以

病禁

藥禁

助收斂諸苦藥皆沉瀉陽氣之散浮諸姜附官桂辛熱之
 藥及濕麪酒太料物之類助火而瀉元氣生冷硬物能損
 陽氣皆所當禁也如陰火欲衰而退以三焦元氣未盛必
 口淡如鹹物亦所當禁也 藥禁者如胃氣不行內云津
 液而乾瀉求湯飲以自救非渴也乃口乾也非濕勝也乃
 血病也當以辛酸益之而淡滲五苓之類則所當禁也汗
 多禁利小便小便多禁發汗咽痛禁發汗利小便若大便
 快利不得更利大便秘澀以當歸桃仁麻子仁郁李仁皂
 角仁和血潤腸如燥藥則所當禁者也吐多不得復吐如
 吐而大便虛軟者此上氣壅滯以姜橘之屬宜之吐而大
 便不通則利大便藥所當禁也諸病惡瘡小兒疳後大便
 實者亦當下之而姜橘之類則所當禁也人知脈弦而服
 平胃散脈緩而服黃芪建中湯乃實實虛虛皆所當禁也

人稟天地之濕化而生胃也胃之與濕其名雖二其實一也濕能滋養于胃胃濕有餘亦當瀉其太過也胃之不足惟濕物能滋養仲景云胃勝思湯餅而胃虛食湯餅者往往增劇濕能助火火旺鬱而不通則生大熱初病火旺不可食濕以助火也察其時辨其經審其病而後用藥四者不失其宜則善矣

丹大病虛脫本是陰虛用艾灸丹田者所以補陽陽生陰長故也不可用附子可多服人參

垣春宣論○春蠶也陽氣升浮草木萌芽蠢然而動人氣在頭有病宜吐又曰傷寒大法春宜吐宜之為言揚也謂吐之法自上而出也今世俗往往有瘡痍者膈滿者蟲積者以為不於春時宜瀉毒氣不可愈也醫者遂用牽牛巴豆大黃枳殼防風葶藶為丸藥名之曰春宣丸於二月三月

春忌上

服之謂得下利而止初瀉之時臟腑得通時暫輕快殊不知氣升在上則在下之陰甚弱而用利藥我賊真陰其害何可勝言况仲景承氣湯等下劑必有太滿太堅實有燥屎轉矢氣下逼迫而無表証者方行此法可下之証悉具猶須遲以待之泄利之藥其可輕試之乎予伯考形肥骨瘦味厚性沉五十歲輕於聽信忽於三月半贖春宣丸服之下一二三行甚快每年習以為常至五十三歲時七月初熱甚無病暴死此豈非妄用春宣為春瀉而至禍耶自上召下曰宣宣之一字為吐也明矣子和已詳論之昔賢豈妄言哉後之死者又有數人愚故表而出之以為後人之戒

夏忌
夏月伏陰在內論○天地以一元之氣化生萬物根於中者曰神機根于外者曰氣血萬物天地同此一氣入靈於

夏忌

物形與天地參而為三者以其得氣之正而通也故氣升亦升氣浮亦浮氣降亦降氣沉亦沉人與天地同一橐籥也子月一陽生陽初動也寅月三陽生陽初出於地此氣之升也已月六陽生陽盡出於上此氣之浮也人之腹屬地氣於此時浮於肌表散於皮毛腹中之陽虛矣經曰夏者經滿氣溢孫絡受而皮膚充實長夏氣在肌肉所以表實表實者裏必虛也世言夏月伏陰在內此陰字有虛之義若作陰冷者其悞甚矣或曰以手捫腹明知其冷非冷而何前人治暑病有玉龍丹大順散桂苓丸單煮良姜與縮脾飲用草果等皆溫熱之劑何君子不思之甚也予曰經云春夏養陽王太僕謂春食涼夏食寒所以養陽也其意可見矣若失涼臺水閣太扇風車陰木寒泉水果冰雪寒涼之傷自內及外不用溫熱病何由安謹玩其意實非

為內伏陰而用之也前哲又謂升降浮沉則順之寒熱溫涼則逆之若於夏月火令之時安投溫熱寧免實實虛虛之患乎或曰四月純陽於理或通五月一陰六月二陰非陰冷而何予曰此陰之初動於地下也四陽浮於地上煩灼焚燎流金礫石何陰冷之有孫真人製生脉散令入夏月服之非虛而何東垣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聖濟經曰陽劑剛勝積若燎原為消渴癰疽之屬則天癸竭而榮涸陰劑柔勝積若凝冰為洞泄寒中之屬則真火微而衛散故大寒太熱之藥當宜權用之氣平而止如寒熱有所偏勝令人臟氣不平嗚呼生死之機捷若影嚮殆不可忽

丹局方地榆散○治痢每用栗殼地榆而治瘡每用砒丹常山然此四五件亦痢瘡之一藥但以栗殼輩投之一二

瘡家身
疼忌汗
傷寒
血脈微
忘汗

服投之不止反閉胃口而有嘔逆之証漸成禁口常山葦
投之一二服投之不去反耗損真氣而寒熱纏綿之咎漸
成勞瘵今局方水煎木香丸以青皮為君地榆散以枳殼
為君稍可擔負亦須証明而後可但枳殼為君以枳實為
臣非獨止痢且有安胃氣止瀉泄之功若止用枳殼雖亦
言其安胃氣却無止痢止瀉泄之功局方中地榆
散當去皮字
羅仲景云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其理何也予曰此榮
氣不從逆於肉理而為瘡腫作身疼痛非身感寒邪而作
疼痛故戒之以不可發汗如汗之則成瘡又問仲景言鼻
衄者不可發汗復言脈浮緊者當服麻黃湯發之衄血自
止所說不同願聞其故荅曰此與瘡家緊同且夫人身血
之與汗異名而同類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今衄血妄
行為熱所逼若更發其汗則反助熱邪重竭津液必變凶

証故不可汗若脈浮則為在表脈則為寒寒邪鬱遏陽氣
得伸執伏管中迫血妄行上出於鼻則當麻黃湯散其寒
邪使陽氣得伸其衄自止又何疑焉或者嘆曰知其要者
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黎古之學可謂知其要
者矣傷寒綱目
汗者微脈

海當汗而不汗則生黃當利小便而不利亦然脾主肌肉
四肢寒濕與肉熱相合故也 不當汗而汗亡其津液令
毒氣擾陽之極極則侵陰矣故燥血而畜之胃中或利小
便過多亦然○若犯發汗多畜血上隹為衄若利小便多
畜血為發狂 或問曰傷寒雜症一體若誤下變有輕重
何也荅曰傷寒誤下變無定體雜症誤下變有定體何以
然曰傷寒自外而入陽也陽主動雜証自內而出陰也陰
主靜動者犯之其變無窮靜者犯之其變止痞與腹脇痛

而已故變無窮者為重病痞與脇痛者為輕也
羅無病服藥辨諺云無病服藥如壁裏安柱此無稽之說
為害甚大夫天之生物五味備焉食之以調五臟過則生
疾故經云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官傷在五味又曰
五味入胃各隨其所喜故酸先入肝辛先入肺苦先入心
甘先入脾鹹先入腎久而增氣氣增而火天之由也又云
酸走筋辛走氣苦走骨鹹走血甘走肉五味者口嗜而欲
食之必自裁制勿使過焉至於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
為益五菓為充氣味合而食之補精益氣倘用之不時食
之不節猶或生疾况藥乃攻邪之物無病而可服乎聖濟
經云彼修真者蔽於補養輕餌藥石陽劑剛勝積若燎原
為消渴癰疽之屬則天癸絕而陰涸陰劑柔勝積若凝水
為洞泄寒中之屬則真火微而衛散一味偏勝一臟偏傷

一臟受傷四臟安得不病唐孫思邈言藥勢有所偏勝令
久臟氣不平裴潯諫唐憲宗曰夫藥以攻病非朝夕常用
之物况金石性酷烈有毒又加煉以火氣非入五臟所能
禁至於張臯諫穆宗曰神慮淡則氣血和嗜欲多而疾疾
作夫藥以攻疾無病不可餌故昌黎伯銘李子之墓曰余
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入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
其惑也今直取目見親與之遊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
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弟
刑部侍郎常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使
御史大夫盧植金吾將軍李道古今又復取目見者言之
僧間仲章服火煉丹砂二粒頃出小瘡腫痛不任牙痒不
能嚼物服涼膈散半斤始緩後飲酒輒發藥以寒涼之劑
則緩終身不愈鎮人李潤之身體肥盛恐生風疾至春服

搜風丸月餘便下無度飲食減少舌不知味口乾氣短脘
腹痛足脛冷眩暈欲倒面色青黃不澤日加困篤乃告親
知曰妄服藥禍悔將何及後添煩躁喘滿至秋而卒張秀
才者亦聽方士之說服四生丸推陳致新服月餘大便或
溏或瀉飲食妨阻怠惰嗜臥目見黑花耳聞蟬聲神虛頭
旋飄飄然身不能支至是方知藥之悞也遂調飲食慎起
居謹於保養二三年間其証猶存踰十年後方平復劉氏
爭聞人言臘月晨飲凉水一杯至春無病疾遂飲之旬餘
腹中寒痛不任咳嗽嘔吐全不思食惡水而不欲見足脛
寒而逆醫以除寒燥熱之劑急救之終不能效此皆無故
求益生之祥反生病焉或至於喪身殞命譬裏安柱果安
在哉且夫高堂大厦探棟安基址固壞塗毀墜安柱壁中
其不近人情繫古老人云無病服藥無事生事此誠不易

之論人之養身幸五臟之安泰六腑之和平謹於攝生春
夏奉以生長之道秋冬奉以收藏之理飲食之有節起居
而有常少思寡慾恬淡虛無精神內守此無病之時不藥
之藥也噫彼數人者既往不咎矣後人當以此為龜鑑哉
仲陰盛陽虛不宜下辨○陰盛陽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
此言邪氣在表之時也夫寒邪屬陰身之外皆屬陽各臟
腑之經絡亦屬陽也蓋陽氣為衛衛氣者所以溫肌肉充
皮毛肥腠理司開闔此皆衛外而為固也或煩勞過度陽
氣內損不能為固陽為之虛陽虛者陰必湊之故陰得以
勝邪氣勝則實陰盛陽虛者此也陰邪既勝腠理緻密陽
氣伏鬱不得通暢所以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應解散
而藥用麻黃者本草云輕可去實葛根麻黃之屬是也蓋
麻黃能退寒邪使陽氣伸越作汗而解故曰陰盛陽虛汗

之則愈裡氣和平而反下之中氣既虛表邪乘虛而入由是變症百出故曰下之則死外臺秘要云表病裏和汗之則愈下之則死正此意也

心汗

仲陽盛陰虛不宜汗辨○陽盛陰虛下之則愈汗之則死此言邪氣在裏之時也夫寒邪始傷於表不解而漸傳入於裏變而為熱入之身在裏者為陰華陀云十日在皮二十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胃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入胃謂之入腑也腑之為言聚也若府直而聚物焉又為水穀之海榮衛之源邪氣入於胃而不復傳流水穀水穀不消去鬱而為實也此陽盛陰虛者此也故潮熱引飲腹滿而喘手足熱熱汗出大便難而譫語宜大承氣湯下之則愈潮熱者實也此外已解可攻其裏而反汗之表無陰邪汗又助陽陽實而又補表表裏俱熱不死何待外臺秘要云表

和裏病下之則愈汗之則死正此意也

汗多亡陽○齊大兄冬月因感寒邪頭項強身體痛自用酒服靈砂丹四五粒遂大出汗後身輕至夜前病復來以前藥復汗其病不愈復以通聖散發汗病添身體沉重足脛冷而惡寒是日方命醫醫者不究前治又以五積散汗之翌日身重如石不能反側足脛如冰冷及腰背頭汗如貫珠出而不流心胸燥熱煩亂不安喜飲西瓜梨柿冰水之物常置左右病至於此命予治之診得六脉如蛛絲微微欲絕予以死決之主家曰得汗多矣焉能為害予曰夫寒邪中人者陽氣不足之所致也而感之有輕重治之者豈可失其宜哉仲景云陰盛陽虛汗之則愈汗者助陽退陰之意也且寒邪不能自汗必待陽氣泄乃能出也今以時月論之大法夏月宜汗然亦以太過為戒况冬三月

閉藏之時無擾乎陽無泄皮膚使氣亟奪為養藏之道也
逆之則少陰不藏此冬氣之應也凡有觸身宜微汗之以
平為期邪退乃已急當衣煖衣居密室服實表補衛氣之
劑雖有寒邪弗能為害此從權之治也今非時而大發其
汗乃謂之逆故仲景有云一逆尚引自再逆促命期今本
傷而并汗注而復傷傷而復汗汗出數四使氣亟奪衛氣
無守陽泄於外陰乘於內故經云獨陽不生獨陰不長不
死何待雖盧扁亦不能治也是日至夜將半頃強身體不
仁手足搐急爪甲青而死矣金匱要畧云不當汗而妄汗
之奪其津液枯槁而死今當汗之一過中亦絕其命况不
當汗而強汗之者乎

以大毒食藥數九下十餘行心痞稍減越日困睡為盜劫
其財貨心有所動遂燥熱而渴飲冷水一大甌是夜膈腹
脹痛僧再以前藥復下十餘行病加困篤四肢無力燥熱
身不停衣喜飲冷水米穀不化痢下如爛魚腸腦赤水相
雜全不思食強食則嘔痞甚於前噫氣不絕足斷冷少腹
不任其痛請予治之診其脈浮數八九至按之空虛予泝
流而誌源蓋暑天之熱已傷正氣又以有毒大熱之劑下
之一下之後其所傷之物已去而無遺矣遺巴豆之氣流
毒於腸胃之間使嘔逆而不能食胃氣轉傷而然及下膿
血無度木肉陷下皮毛枯槁脾氣弱而衰也舌上赤澁咽
乾津液不足下多亡陰之所致也陰既下心火獨旺故心
宵燥熱煩亂不安經曰獨陽不生獨陰不長天之由也遂
辭而退後易他醫醫至不審其脉不究其源惟見痞滿以

枳殼丸下之病添喘滿利下不禁而死金匱要畧云不當
下而強下之令人開腸洞泄便溺不禁而死此之謂也夫
聖人治病用藥有法不可少越內經曰大毒治病十去其
六小毒治病十去其七常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
去其九復以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過則傷其正
矣記有之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慎之至也彼僧非醫
流妄以大毒之劑下之太過數日之間使人殞身喪命用
藥之失其禍若此病之擇醫可不謹乎戒之戒之
方成勿約之失○丁巳冬十一月予從軍回至汴梁有伶
人李人愛謂予曰太兒自今歲七月間因勞役渴飲涼茶
及食冷飯覺心下痞請醫治之醫投藥一服下利兩行其
症遂減不數日又傷冷物心腹復痞滿嘔吐惡心飲食無
味且不飲食四肢困倦懶於言語復請前醫診視曰此病

易為更利幾行即快矣遂以無憂散對加牽牛末白湯服
至夕腹中雷鳴而作陣痛少焉既吐又瀉煩渴不止飲食
無度不復能集時發昏憤再命前醫視之診其脈不能措
手而退頃之冷汗如洗口鼻氣漸冷而卒矣小人悔恨無
反敢以為問予曰未嘗親見不知所以然既去或曰予親
見之果藥之罪歟而非歟予曰此非藥之罪乃失其約量
之過也夫藥之無據反為氣賊內經云約方猶約囊也囊
滿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氣弗俱故仲景以桂枝
治外傷風邪則曰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後服不必盡劑大
承氣湯下大實大滿則曰得更衣止後服不必盡劑其慎
如此此為大戒蓋得聖人約囊之旨也治病必求其本蓋
李人以雜劇為戲勞神損氣而其中痛因時暑熱渴飲涼
茶脾胃氣弱不能運化而作痞滿以藥下之是重困也加

以不慎又損其陽虛而復傷傷而復下陰爭於內陽擾於外魄汗未藏四逆內起仲景所謂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如是則非失約量之過而何故內經戒云上工平氣中工亂脈下工絕氣不可不慎也

脫營忌瀉○疏五過論云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營鎮陽一士人軀幹魁梧而意氣英雄喜交遊而有四方之志年踰三旬已入仕至五品出入從騎塞途姬侍滿前飲食起居無不如意不三年以事罷去心思鬱結憂慮不已以致飲食無味精神日減肌膚漸至瘦弱無如之何遂耽嗜於酒父而中滿始求醫醫不審得病之情輒以丸藥五粒溫水送下二十餘行時值初秋暑熱猶盛因而煩渴飲冷過多遂成腸鳴腹痛而為痢疾有如魚腦以至困篤命予治之診其脈乍大乍小其症反覆悶亂元元

欲吐嘆息不絕予料曰此病難治啓玄子云神屈故也以其嘗之尊榮賤之屈辱心懷慕戀志結憂惶雖不中邪病從內生血脉虛減名曰脫營或曰願聞其理黃帝針經有曰宗氣之道內穀為主穀入於胃乃傳入於脈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周而復始常營無已是以天地之紀故氣始從手太陰起注於陽明傳流而終於足厥陰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於是復注手太陰此營氣之所行也故晝夜氣行五十營漏水下百刻凡一萬三千五百息所謂交通者並行一數也故五十營備得盡天地之壽矣今病者始樂後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阻暴喜傷陽暴怒傷陰喜怒不能自節蓋心為君主神明出焉肺為輔相主行營衛制節由之主貪人欲天理不明則十二官相使各失所司使道閉塞而不通由是則經營之氣

脫去不能灌溉周身百脉失其天度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何疑之有

寫火傷胃○經歷晉才卿膏梁而飲至春病衄醫曰諸見血為熱以清涼飲子投之即止越數日其疾復作醫又曰藥不勝病故也遂投黃連解毒湯既而或止而復作易醫數四皆用苦寒之劑俱欲勝其熱然終不愈而飲食起居浸不及初肌寒而時躁言語無聲口氣臭穢如冷風然其衄之餘波則未絕也或曰諸見血者熱衄熱也熱而寒之理也今不惟不愈而反害之何哉予言內經曰五臟以平為期又云下工絕氣不可不慎也彼惟知見血為熱而以苦寒攻之抑不知苦寒能瀉脾胃夫脾胃土也乃人身之所以為本者也今火為病而瀉其土火固未嘗除而土已病矣土病則胃虛胃虛則榮氣不能滋榮百脉元氣不

循天度氣隨陰化而變無聲與肌寒也噫粗工嘻嘻以為可治言熱未已寒病復起此之謂也

下工絕氣危生○丁巳予從軍至開州夏月有千戶高國用謂予曰父親年七十有三於去歲七月間因內傷飲食又值霖雨瀉痢暴下數行醫以藥止之不數日又傷又瀉止而復傷傷而復瀉至十月間肢體瘦弱四肢倦怠飲食減少腹痛腸鳴又以李醫治之處以養臟湯治之數日泄止後添嘔吐又易以王醫用丁香人參麝香橘紅甘草同為細末生姜煎數服而嘔吐止延至今正月間飲食不進扶而後起又數日不見大便予問醫曰父親不見大便何以治之醫曰老官人年過七旬血氣俱衰弱又况瀉痢半載脾胃久虛津液耗少以麻仁丸潤之可也衆親商議予親曰馮村牛山人見証不疑有果決遂請治之診其脉問

其病曰此是風結也以搜風丸百餘丸服之利數行而死予悔恨不已敢以為問予曰人以水穀為本今高年老人久瀉胃中津液耗少又重瀉之神將何依靈樞經曰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俱不足也不可瀉之瀉之則重不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臟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少者不復矣又曰上工平氣中工亂脈下工絕氣危生絕氣危生其牛山人之謂歎

用藥無據反為氣賊○北京按察書吏李仲寬年五旬至元己巳春患風症半身不遂麻痺言語蹇澁精神昏憤一友處一法用大黃半斤黑豆三升水一斗同煮豆熟去大黃新汲水淘淨每白服二三合則風熱自去服之過半又一友云用通聖散四物湯黃連解毒湯相合服之其効尤速服月餘精神愈困遂還其定歸家養病親僱方無數

不能悉錄又增瘡癩不能言氣冷手足寒予診視細詢前由盡得其說予診之六脈如蛛絲細予謂之曰夫病有表裏虛實寒熱不等藥有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君所服藥無考焉故病愈甚今已無救君自取耳未幾而死有吏曹通甫妻蕭氏年六旬有餘孤寒無依春月忽患風疾半身不遂言語蹇澁精神昏憤口眼喎斜與李仲寬症同予刺十二經井穴接其經絡不通又灸肩井曲池詳病時月處藥服之減半予曰不須服藥病將自愈明年春在張子敬郎中家見其行步如舊予嘆曰夫人病痊得不亂服藥之故由此論之李仲寬亂服藥終身不救蕭氏貧困恬憺自如內經曰用藥無據反為氣賊聖人戒之一日姚雪齋舉許先生之言曰富貴有二事反不如貧賤有過惡不能匡救有病不能醫療意李氏之謂歎

戒妄下○真定鈔庫官李提舉年踰四旬體幹魁梧肌肉
豐盛有僚友師君在官之曰肥人多風証今君如此恐後致
中風搜風丸其藥推陳致新化痰宜服之李從其言遂合
一料每白服之至夜下五行如是半月覺氣短而促至月
餘添怠惰嗜臥便首膿小便不禁足至膝冷腰背沉痛飲
食無味仍不欲食心胸痞滿時有燥熱健忘恍惚不安凡
三易醫皆無効因陳其由請予治之予曰孫真人五藥勢
有所偏助令入臟氣不平藥本攻疾無疾不可餌平人穀
入於胃脈道乃行水入於經其血乃成水去則榮散穀消
則衛亡榮散衛亡神無所依君本身體康強五臟安泰妄
以小毒之劑日下數行初服一日且推陳矣陳積已去又
何推焉今飲食不為肌膚水穀不能運化精微灌既五臟
六腑周身百脉神將何依故氣短而促者真氣損也怠惰

嗜臥者脾氣衰也小便不禁者膀胱不藏也便下膿血者
胃氣下脫也足脛寒而逆者陽氣微也時有燥熱心下虛
痞者胃氣不能上營也恍惚健忘者神明亂也金匱云不
當下而強下之令人開腸洞泄便溺不禁而死前証所生
非大也君自取之治雖粗安促命期矣李聞之驚恐汗浹
於背起謂予曰妄下之過悔將何及雖然君當盡心救其
失予以為病勢過半病將難痊固辭而退至秋疾甚醫以
奪命散下之燥熱喘滿而死內經曰誅罰無過是謂大惑
如李君者內經所謂大惑之人也衛生君子可不戒哉

刺禁

靈五臟之氣已於內而用針者反實其外是謂重竭重
竭必死其死也速治之者輒反其氣取腋與膺經云五
絕於內者脉氣口內絕不知者反取其外之病處與陽經
之合有留針以致陽氣陽氣至則內重竭重竭則死矣其

步行來者坐而休之如行十里頃乃刺之
凡此十二禁者其脉亂氣散逆其榮衛經氣不次因而刺
之則陽病入於陰陰病出於陽邪氣復生粗立不察是謂
伐身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後是二奪也大奪汗
之後是三奪也太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產又大下血是五
奪也此皆不可瀉也

天温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天
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
始行月廓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廓空則肌肉減經絡虛
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以天寒無刺
天温無疑月生無瀉月滿無補月廓空無治是謂得時而
調之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日月
生而瀉是謂藏虛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終有留血命曰重

藏府禁

實月廓空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沉以流止外
虛內亂淫邪乃起入正神
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血惡血刺太
陰出血惡血刺少陰出血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也血氣
篇

穴禁

甲神庭禁不可刺
顛顛刺不可多出血
人迎刺過深殺入
缺盆刺不可過深使氣
膈中禁不可刺
三陽絡禁不可刺
承筋禁不可刺
乳中禁不可刺
上關刺不可深令及耳
左角刺不可久留
雲門刺不可深使氣逆
五里禁不可刺經穴
伏兔禁不可刺分
復溜刺無多見血
然谷刺無多見血
鳩尾禁不可刺

時禁

靈刺上關者，吐不能久刺，下關者，久不能吐，刺犢鼻者，屈不能伸，刺兩關者，伸不能屈。本篇

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中帝曰：願聞其故。岐伯曰：春者，天氣始開，地氣始泄，凍解冰釋，水行經通，故心氣在脈，夏者，經滿氣溢，入孫絡，受血皮膚充實，長夏者，經絡皆盛，內溢肌膚，中秋者，天氣始收，腠理閉塞，皮膚引急，冬者，蓋藏，血氣在中，內著骨髓，通于五臟，是故邪氣者常隨四時之氣血而入客也。至其變化，不可為度，然必從其經。

生帝曰：逆四時而生亂氣，奈何？岐伯曰：春刺絡脈，血氣外溢，令人少氣，春刺肌肉，血氣壞逆，令人上氣，春刺筋骨，血氣內著，令人腹脹。夏刺經脈，血氣乃竭，令人解體。夏刺肌肉，血氣內却，令人善恐。夏刺筋骨，血氣上逆，令人善怒。

日辰禁

秋刺經脈，血氣上逆，令人善忘。秋刺絡脈，氣不外行，令人臥不欲動。秋刺筋骨，血氣內散，令人寒慄。冬刺經脈，血氣皆脫，令人目不明。冬刺絡脈，內氣外泄，留為大痺。冬刺肌肉，陽氣竭絕，令人善忘。凡此四時刺者，大逆之病，不可不從也。反之則生亂氣，相淫病焉。故刺不知四時之經病之所生，以從為逆，正氣內亂，與精相薄，必審九候，正氣不亂，精氣不轉。四時刺論

春甲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朦于耳內。夏丙丁日自乘，無振埃于肩喉廉泉。長夏戊己日自乘，四季無刺腹，去爪濕水。秋庚辛日自乘，無刺關節于股膝。冬壬癸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三禁。

刺法淺 素黃帝問曰：願聞刺要。岐伯對曰：病有浮沉，刺有淺深，各至其理，無過其道。過之則內傷，不及則生外壅，壅則邪從。

雜禁

乏淺深不得反為大賊內動五臟後生大病故曰病有在毫毛腠理者有在皮膚者有在肌肉者有在脈者有在筋者有在骨者有在髓者是故刺毫毛腠理無傷皮膚傷則內動肺肺動則秋病溫瘧疥疥然寒慄刺皮無傷肉肉傷則內動脾脾動則七十三日四季之月病腹脹煩不嗜食刺肉無傷脈脈傷則內動心心動則夏病心痛刺脈無傷筋筋傷則內動肝肝動則春病熱而筋弛刺筋無傷骨骨傷則內動腎腎動則冬病脹腰痛刺骨無傷髓髓傷則銷鑠解體解依然不去矣刺要論

凡刺之道必中氣穴無中肉節中氣穴則針遊于巷中肉節則皮膚痛補瀉反則病益篤中筋則筋緩邪氣不出與真相搏亂而不丟反還內着用針不審以順為逆刺中心一日死其動為噫刺中肺三日死其動為欬刺中肝五日

死其動為欠素問作刺中脾十五日死素問作十日其動為吞刺中腎三日死素問作六日其動為臆刺中膽一日半死其動為嘔刺中膈為傷中其病雖愈過一歲必死刺跗上中

大脈血出不止死刺陰股中大脈血出不止死刺面中溜脈不幸為盲刺客主人內陷中脈為內漏為驚刺頭中腦丸入腦立死刺膝髓出液為跛刺舌下中脈太過血出不止為瘡刺臂太陰脈出血多立死刺足下布絡中脈血不出為腫刺足少陰脈重虛出血為舌難以言刺郄中大脈令入什脫色刺膺中陷中肺素問作刺膺中陷中肺為喘逆仰息刺氣衝中脈血不出為腫鼠蹠刺肘中內陷氣歸之為不屈伸刺春間中髓為偃刺陰股下三寸內陷令人遺溺刺乳上中乳房為腫根蝕刺腋下脇間內陷令人欬刺缺盆中內陷氣泄令人喘欬逆刺少腹中膀胱溺出令人少腹滿刺

宜灸

手魚腹內陷為腫刺膈腸內陷為腫刺匡上陷骨中脉為
 漏為盲刺關節中液出不得屈伸俱出刺
 針經云陷下則灸之天地間無他惟陰與陽二氣而已
 陽在外在上陰在內在下一言陷下者陽氣下陷入陰血
 之中是陰反居其上而覆其陽脉証俱見寒在外者則灸
 之異法方宜論云北方之人宜灸炳也為冬寒大旺伏陽
 在內皆宜灸之以至理論之則腎主藏藏陽氣在內冬三
 月主閉藏是也太過則病固宜灸炳此陽火陷入陰水之
 中是也難經云熱病在內取會之氣穴為陽陷入陰中取
 陽氣通天之竅穴以火引火而導之此宜灸炳也若將有
 餘之病一槩灸之豈不悞哉仲景云微數之脈慎不可灸
 因火為邪則為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脉中火氣雖微內攻
 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又云脈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

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以下必重而痺名火逆也脉
 浮熱甚而又灸之此為實實而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唾
 血又云身之穴三百六十有五其三十三穴灸之有害七
 十九穴刺之為灸并中髓也仲景傷寒例第三十

按明堂針經各條下所說禁忌明矣內經云脉之所見
 邪之所在脉沉者邪氣在內脉浮者邪氣在表世醫只
 知脉之說不知病症之禁忌若表見寒証身汗出身常
 清數慄而寒不渴欲覆厚衣常惡寒手足厥皮膚燥枯
 其脈必沉細而遲但有一二症皆宜灸之陽氣下陷故
 也若身熱惡熱時見燥作或面赤面黃咽乾噤乾口乾
 舌上黃赤時渴咽噤痛皆熱在外也但有一二症皆不
 宜灸其脉必浮數或但數而不浮亦不可灸灸之則災
 害立生若有鼻不聞香臭鼻流清涕眼臉時痒或欠或

嚏惡寒其脈必沉是脈証相應也或輕手得弦緊者是陰伏其陽也雖面赤宜灸之不可拘于面赤色而禁之也更有腦痛惡寒者雖面赤亦宜灸風府一穴若帶偏腦痛更惡風者邪在少陽宜灸風池無灸風府然艾炷不宜大但如小麥粒一七壯足矣若多灸艾炷大防損百四十五難曰八會者何也然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膈俞骨會大杼脉會太淵氣會三焦外一筋直兩乳內也熱病在內者取其會之氣穴東垣辨之矣內經中說熱病在內取會之氣穴皆謂下者灸之從陰引陽於背膂府會太倉太倉者中脘也是六府六陽之總稱也藏會季脇者脾之募也在腰背腹募之間與臍平是兩儀之間也五藏六府陽陷者皆取脾胃是萬物有餘皆出於土也脾者五藏之總稱也

帶脉者脾之附經也又其別稱也血會膈俞高俞者背之上也骨會大杼大杼者背也髓會絕骨絕骨者是骨名也在足外踝上也乃足少陽之分筋會陽陵泉陽陵泉者足少陽經中膝下外側也脈會太淵太淵者兩寸脈也氣會膻中膻中者兩乳是也熱病在內取會之氣穴者謂熱陷于內故取百會之穴以灸伸之此為陷下者灸之非太過不及本經所生自病中它邪者乃以經取之也恐後學所疑復明其理以証之陷者皮毛不任風寒知陽氣下陷也其脉中得必細弦而緊小或沉澁覆其上知其熱火陷下也雖脈八九至甚數而陰脉覆其上者皆可灸陰脈者細弦緊小沉澁如上說是也

禁灸
頭維禁不可灸
承光禁不可灸
腦戶禁不可灸
風府禁不可灸
使不瘡

瘖門禁不可灸灸之使耳門耳中有膿不可灸之

下關耳中有乾髓不可灸一作髓之掘雉戰切投也

人迎禁不可灸絲竹空禁不可灸灸之不幸使

承泣禁不可灸春中禁不可灸

白環俞禁不可灸乳中禁不可灸

石門女子禁不可灸氣衝灸之不得息灸之

淵液禁不可灸鳩尾禁不可灸

陰市禁不可灸陽關禁不可灸

天府禁不可灸使氣逆伏兔禁不可灸

地會五禁不可灸使人瘦瘰癧禁不可灸

經渠禁不可灸傷人神

醫學綱目卷之九



